

談異

掃葉山房石印

卷三
四

談異卷三

伊園漫錄

鄰水案

四川鄰水某家中資長子嫡出次子妾出妻先沒妾欲專其資而害嫡子之存也醉以酒寢之其牀其父自外至號而慙之曰若污我父妾之執以鳴官官鞫之曰某年才十七耳小媽飲我酒既醉令我即寢其牀誠有之他則不知小媽者蜀人謂其父媵也拘其舅至問之曰甥不得其父歡誠有之他則不知妾懼其獄且不成也又陰啗官以巨金而嗾其父謂家醜不欲外揚請官除之而以病故報官利其金如其言他日還省往見吳興君吳興君以其為桑梓也於廣坐質其事面赤且怒曰是他父欲死之也官奈何所不念人命而以儼利者有如吾子未三日其子竟以麻脚瘟死年才十八嗚乎其可畏哉

此與新繁案一人所言分之兩卷耳

和珅

乾隆末年會試前和珅入對語畢趨出袖中紙落皇恐拜謝

上曰此何妨試呈閱之又拜曰臣亦曾學為時文偶作一篇耳
上笑曰汝欲作總裁耶此不可得也立擲還之於時

高宗八旬外矣聖矣哉

某太史

某太史滇之白鹽井人弱冠登第家又素封顧嬖昵某伶連主省試所得皆付
之伶瓶且罄矣太翁聞而憂之貽書促之歸既戀戀不欲去又適與某伶有違
言或曰與伶謀歸
賞伶不應也遂自縊年纔三十三先是嘗夢至神所神以大秤量人至太

史曰三十二斤半沒時正八月云其僦寓在米市衙衙

關帝廟之旁自太史之没人以為不吉弗顧也數年乃有一少年嫠僦居之嫠
稍有貲其小叔故無賴子賭博既空輒求之嫂因而詬詈者屢矣一夕念好求
之必不得不如盜之宵行伏窗下伺其寐既寐矣夜半忽有聲穴紙窺之則又
起矣初絮泣繼則然燭開奩具抹脂澤啟笥易新衣著之當嫠之未起也牀下
隱隱有一少年似有所求者叔方以為嫂有外遇也既而嫂起下牀則少年迎
而拜之已而開奩具抹脂澤啟笥著新衣少年稽首無算又進之以巾方不解

所謂而嫂已投繯矣大驚叫忘其為竊屨來也鄰人既集亟救得甦少年者為人衆所迫不得出乃以身向壁冉冉而没人影在壁若淡墨焉縻尋移寓後來者以此屋不可居也堆煤其中他日擔煤者見人影曰某老爺也

設誓施粥

辛未翰林王小雲

貽清

之先人某公會其貲產所贏獨力立粥廠於海陵東門

之外命子孫世世施粥矢於神前曰我子孫有吝此費者神俾其夭且絕子若孫世世行之勿敢怠迄今六七十年蕃衍倍於昔而小雲尊人仕至汀漳龍道告歸田里優游林下數十年始卒小雲入詞林其弟亦登科者數人家亦不落此小雲親為余言

康茂園先生

茂園先生

基田

精於河事南河有康蘭之目謂公與蘭公

第錫

也嘗督某所工

久而不就甚憂之微服與從事吳見樓

光悅

步於河上瞥見一老人持煙筒畫

地似曾相識就而問之曰叟殆老於河上者耶曰然然則今督工之康公其於河事何如曰佳佳則何為久不告成也曰未盡得法也因以煙筒畫地為河形

曰於某地開小引河引某小水入焉大溜必盡歸槽矣公聞其言良是急趨而歸既而悔未問其名再往則不復見矣如其言親至某地督開小引河憩道左社公廟社公宛然老人也數日而工合吳公之裔彬卿為余言

此在滇南所記壬午二月於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內檢得吳公墓誌銘吳公嘉慶丙辰進士與康公不相及或其未第前從康公未可知也其後道光甲申為河北道誌載其治河法甚悉殆得之康公矣

王壯愍公

公諱

有齡

庚申殉於浙賊酋以為忠臣也厚斂之而俾降賊者某官某護其柩

歸上海

是時蘇常皆失獨上海存大吏萃於此

朱公

字小

吳公

雲

請於大吏曰是賊所斂也當開

視之開棺果賊喪也貌如生乃以命服改斂既訖羅拜加蓋面色頓改蓋意無憾則神不留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信夫

二臣傳

國史二臣傳之目本

高宗御定前所未有也總其事者為邵二雲先生

晉涵

篝燈秉筆陰雨中鬼哭

聲自遠而至若在窗下書成而先生亦沒范仲禮云

度李基

重慶府有街曰李基街李基者微者也少孤為傭保栖市中愿樸不好弄嘗默默若有所思者一日有跛道人偃蹇而至若世所傳拐仙狀呼於市曰肚裏飢肚裏飢市人以為乞食也基忽悟曰是非欲度我耶振衣從之俄頃間皆不知所往此道光季年事也後遂以名其地云

此事已見於他氏書中茲仍存之

積壽橋

滇海同官滿洲心田太守為余言滇亂時嘗領偏師與賊相距於某所夾河而軍河有橋橋有門有欄月下偶出營閑步橋上不知賊乃自橋下突出惶遽間閉橋門距之救至得免他日周視橋下有石勒橋名曰積壽橋則太守之名也

全錄辛丑餘生記

道光辛丑夏五余游大梁應延津令李遠帆之聘先是幕中有趙某兼辦刑錢遠帆當調武陟劇邑邀余分司刑名至則遠帆置酒勞之酒半屏左右告曰去年

辦盜十一名為首者張三剛已論決矣今春通許獲二竊賊曰丁四曰張三剛三剛所供即去年之真盜首也解至繫獄屬當調任留之為後患縱之則害民將奈何余曰丁四小竊也可責釋三剛既案中渠魁必大盜也劫掠不止一家宜推鞠改名另案通詳遠帆唯唯而散余歸館舍晤趙某言之趙某不悅辨難蜂起幾失歡次日單典史來趙某與密語久之越三四日報張三剛瘦斃未幾又報丁四瘦斃余甚駭且疑探之趙某勃然曰此居停意也若勿多言蓋絕其飲食而斃之也三剛信有罪矣丁四冤乎哉嗣遠帆奉檄履武陟任留趙某辦理交冊邀余同往六月十日抵武陟寓公館擬十二日接篆時酷暑公館湫隘苦熱聞署中賓館已潔除隨先往下榻焉連日鞍馬勞頓匆匆就枕正朦朧間覺有一物壓身其冷如冰猛驚起坐四顧寂然惟見明月上窗窗下踞一物形如樹段長不滿三尺若隱若現冷氣逼人亟呼僕告所見僕云亦然不敢再寢相守至天明尋趙某來即館余之對宇子夜聞呼救聲甚急起視則衆同事踵至見趙某仰卧戶外兩眼上視面如紙色口不能言灌救得蘇詢其何所經見則稱方睡熟有冰冷一物壓身上似夢非夢以脚抵拒不勝被物曳出渠竭力喊救

即身不由主矣如何落牀如何出房皆不知也余以勞苦驚悸作惡夢解之趙某帶有眷屬當夜回寓所詎此物隨之仍作祟不休禱神禮斗則少安閱數月遠帆以疾卒幕中人星散余歸途道經延津知單典史兩子暴亡渠亦病且危冬至月余與趙某有事赴河北工次渡黃同舟者陳留令李筠松及書差農民六十餘人至中流船遇冰撞擊碎焉轉瞬水入艙衆皆惶駭籲天求救趙某便捷緣桅直上竊計嚴冬水不甚深舟即沒桅必露趙某或可不死余自分萬無生理忽聞巨響桅折舟覆六十餘人皆浮沈洪濤巨浪中兼以滿河冰稜小者如几案大者如木筏順流而下其鋒銛利觸人輒骨碎余素不習水出沒波濤中者三幸手攀席帆跨之與農民十餘人賴救得生當桅斷時見趙某如弩箭離弦彈入水中丈許書差等亦俱溺漂屍河心惟筠松仰卧肩輿內為篷索冒挂未漂沒而面色如豬肝眼鼻流血已被斷桅擊死矣蓋筠松曾冒賑銀入私橐書差等則隨同舞弊者也至趙某之死則瘦斃丁四之報當時余不能力爭故同遭此厄噫語有之申韓殘人命桑孔破人家若冒賑者直擣千萬哀鴻於溝壑使之顛連無告豈僅一身一家已哉天道昭彰不爽毫髮其受慘罰也固

宜世之為牧令及刑錢者可不懼哉余自辛丑迄今餘生三十年矣每一念此毛骨悚然爰為之記以示不忘時同治庚午秋八月也古越山陰爽庵周邦慶識

大士現身救難

朱式如名鉦金陵人幹臣中丞之族癸丑賊破金陵家陷於賊賊呼男皆兄弟女皆姊妹分館以居姊妹之館以女司馬統之惟年未六歲者猶許隨母鉦時才四五歲依母居一館幸其女司馬不為殘暴猶相與安之一夕忽有老婦人著青布衣甚鮮潔至其館明謂女司馬暨諸姊妹汝等皆以夙業應罹此劫無怖無憂計日可脫矣女司馬因問汝此等語從何得來汝又從何來則答曰我從來處來語有所受汝勿問相與疑訝間已為偽東王楊秀清所聞以令箭拘老婦及此館中人至一帳中詰之老婦又明謂楊逆汝亦上天所遣來造劫者耳今惡貫且盈矣且如此一館中有劫輕有劫重今汝欲盡殺之何耶逆怒睒其左右誅之鋒刃交下眴不見人但見几上一金鑄觀音象逆又令斲象眴又不見而老婦人故在稠人中如是者數次遂不復見先是楊逆以糧不足食議

盡誅婦女之無用者至是乃出令許老弱出城采野菜以為食式如母子緣此
間關得出還為王人先是式如母吳氏持觀音齋奉 大士最虔自此尤篤云
式如尋學幕治刑名佐余戚朱曼伯觀察壽鏞於河南河南府任親為曼伯言
如此母夫人今猶健在式如年三十餘云

邢竹庵

南河盛時廳員以菊部觴客固其常也于湘山

昌進

某日宴客笙歌方沸客有

唐君名

翰題

者方為某廳幕友家於河上語四座曰昨晚一奇事我方欹枕吸

洋煙恍惚有二公人持票來喚我方欲辭已不覺身之隨之矣既行入一長巷
覺地熱如火默念此非人境幸素持心經極力誦之地乃漸涼二公人顧笑曰
平日不修行到此時誦經何益也已而至一地若人間大官府三進及雷羽衛
森然王者坐閣子上顧左右請二姑娘來即見一淡妝女子神氣清穆手抱一
貓冉冉自閣子後出未下階望見我曰非此人也遂復冉冉而入王者大怒謂
公人何得誤攝人命大杖百公人呼號乞恩我因再拜曰余輩陽間辦公事亦
不能無無心之誤願大王恕之王者色霽命公人好好送還公人殼骸應諾或

左之或右之導我以行地亦不熱俄頃還卧榻上非大奇事耶因戲謂山東邢司馬曰竹庵爾我前後家相近得毋爾有風流案誤到我處乎邢聞言怛然而驚朝珠忽斷強坐許時辭去次日人報邢大老爺仙逝矣

或云女子手中是一小兒非貓兒也蓋誘而致其子尋亦夭云

夜遊神

髮逆之亂揚州城凡三失丙辰再失收復後居人未復業而小東門已有酒館有少年數輩豪飲至夜乃散出館門忽見一人自新城入舊城而去綠髮口中銜刀蹙而走其行如飛一瞥而過諸少年鼠竄而散後有至城隍廟者見二門塑夜遊神正此狀也

換心

同郡某先生客寓京師疾甚一日暈絕忽紅光入室旃檀氤氲食頃先生蘇曰異哉頃

闕聖至撫予曰汝識我乎汝前數世曾救吾今特來報汝因請命

帝命侍者取心一盤至心分三等為數無算上者光燄萬丈次者亦數尺下則

顏色慘淡

帝曰汝試取一曰取中等者

帝頓足曰汝薄命吾亦無如何也遂以利刀剖其腹易其心視腹中心已有毛長數寸

帝曰人之疾皆生於心汝心已壞不可用故疾不可瘳吾事繁即當別汝疾愈後切勿存惡念使心復生毛也叮囑而去所謂前世者乃普靜禪師也嚴六希云

蒸餅

張鐵崖言同邑李耳山先生居郡城南教授於家徒四壁立一日食時中饋急甚曰家具變易已盡無以炊矣先生曰姑舍是仍課讀至日西步入茶肆此事最多寒士家無廳事即以爲聚遇一友假數十錢市市中蒸餅以繩貫之手攜會之所故每有日必再往者以歸徐謂夫人曰一歲中如今日者不過三五度何急遽如此神趣悠然

犬殉主

方外蓮溪工丹青滑稽善辨有曼倩之風居揚之觀音院縉紳多樂與交遊而

得其畫者尤珍如拱璧云生平性最愛犬聞有佳者必多方致之或以重價購取不少吝惜積數十年蓄犬甚富卧榻之旁畫案之側信信相隨顧而樂之初不惡其擾也客歲蓮溪示寂殮後俗家之子與其徒互爭遺產置死者不問而十餘犬圍繞柩側不食一粒哀鳴不已數日皆死嗟乎感養養之恩至以身殉以視彼惟以遺產為務者何如哉

錄古事二則

神異傳曰由卷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且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矣

見水經注洧水卷二十九

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告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門明日嫗早往視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文選辨命論注引淮南子

吾郡施小山比部人鏡同年薛綬之門人也初名桂壬戌其師北上因隨赴京師應鄉試報罷留京甲子春閒忽夢見天榜榜上有名施人鏡者年貌籍貫與己相符醒而大喜秋闈遂改名赴試首題為上老老而民興孝場作甚得意出場時綬之來接即索稿閱之曰文雖極佳惟講下用父母二字是一大病下文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顧忘之耶小山聞之嗒焉若喪榜發果無名落卷亦批父母二字暗用尚可明用則實犯下文云既疑夢之無靈復恨已之自誤怨悔之後涕泣隨之結伴由水路還家舟行遲滯十月初始抵德州偶登岸沐髮見店壁上有新榜文視之乃江南諸士子具稟謂跨考原干功令然所謂跨考者指一人同時考兩處而言茲

朝廷加

恩士子

綸音特沛於十一月中補開南闈某等下第回家似與跨考者有異懇准再赴南闈等語置臣奏上

九重恩厚

特旨如其所請云云小山見之急回船告諸人舍舟覓車日夜兼程而進遂獲雋於南榜於以知天上亦南闈北闈各一榜也

牆有手痕

出雲南省城四十里為板橋又二十里為楊林余於某年由省回曲靖任尖於是處與土人閒話據云道光中楊林地震人民牲畜斃者無數屋舍皆傾圮惟中有一家無損牆上有手痕數十其大如箕若扶持不使被禍者是家一尋常素封何能獲天佑如此事後訪之始得其故以田為業者富人少窮民多每年春間窮者例向富戶借種秋收後加一分還之借一斗者還一斗一升至春還以借種與人富戶之利愈加而窮者坐困矣是家主人念民困可憫不忍為而又不欲立異於衆人因於秋間還種之時別製一斛中有夾底一斛祇容九升則加利一分而適仍一斗之數農夫之被賜實不淺云嗟乎是家之存心如此其厚而又不自市其恩殆所謂陰德耳鳴者且與宋人所載黃兼濟事不謀而合然則天地鬼神之性情亦未始不可知也

全錄獐園志異

北京都城隍神者天下城隍皆其所屬神所居嚴肅殿宇巍峩羽衛環列一女王者威儀人莫敢輕犯焉隆慶五年間杭州某衣冠宦於燕邸有一子方少年未踰弱冠已舉秀才為入貲順天國學聰慧殊凡過目成誦父母並珍惜之乃與京中一同年假其西山內莊居作館延浙東高材生為師家人馳送供給絡繹往來莊居有池館據西山之勝朝烟夕嵐明滅窗牖民居七八家隔溪相望中見一女郎年可十六七姿容絕麗常衣淺紅衫子白練裙備出妖冶之態煽惑少年少年神蕩魂與不復以經史為意矣思之成病不喜飲食師訊其故具以情告焉其師狡妄人也贊成其姦不虞陰譴乃謂少年曰子具酒牢我為撰章奏焚於都城隍神座前藉神之力助子成就嘉姻少年具如所教乃與師潛自入城禱於神焚章奏畢食頃廟有巫者降於庭昌言曰君家事已下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君乃萬曆二年甲戌科狀頭壽當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焉至有穢言瀆於神聽已減折其祿算即十九歲夭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蔑禮義之訓播淫佚之風立命抽腸割之言訖如醉而寤少年與師大恐急還山中明夜少年夢金甲神來命左右取鉗鎚執斤斧鑿其頂

骨叱而語曰汝是萬曆二年甲戌狀頭今為不善天帝已察無錫縣秀才孫繼
臯有夜拒淫奔之事其父又行善即以是科狀頭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
何為尚滯於此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少年驚覺悸汗如冰急還家白
於父母乃言為先生所誘如此衣冠大怒詬責其師師亦慚愧無地已腹痛三
日矣又三日師下瘳死少年亦中夜心痛暴亡其明年穆宗皇帝升遐今上龍
飛改元萬曆越明年殿試果孫侍郎作狀頭矣然則國家曆數已先定於冥中
異哉人奈何為不善也吳興靜山老人胡君親炙其事

此陸仲錫事也久見善書今於知不足齋叢書獮園卷十二見其全文備錄
之

泥紗帽

雲南某村朱翁性好施與樂善不倦某年忽來一道人衣裳藍縷宿於村中日
向人家乞食如是者有年人情漸倦惟封翁猶賙濟之無吝色一日道人謂衆
人曰某居此數歲受君等之惠多矣茲年邁欲還鄉川資無措仍欲求諸君資
助今製泥帽三具可作兒童玩物大者售錢十千中者八千小者五千諸君有